廣告
……行以圖久遠此佈 寓打磨廠德泰店內

通告
……本律師事務所當面接洽可也 特此通告

……虧均不與鄙人相干 近因有人詢及 用特登報聲明 崇獻臣啓

減價
……電話南局二千六百五十六號 本棧主人謹啓

（價
……灰每千斤價洋一元七角朝陽門……棧交灰每千斤價洋一元九角如有願交……程地者計旱腳遠近另議 京西門頭溝站寶華公司白

演說

黑寺打鬼

楊曼青

北京住喇嘛的廟宇 現有的以及殘敗的 鄙人多已記不清楚了 如雍和宮 闡福寺 石達子廟 馬嘎喇廟 白塔寺 梵香寺 黑黃二寺 隆福寺 護國寺 五塔寺 齊化門外之喇嘛廟等 早先黃衣僧最屬繁盛 每日亦上殿念經 與青衣僧可有大同小異之處 喇嘛的名稱很多 可沒有法名叫作桃兒帽子的 往高等稱呼 這個佛 那個佛 其實喇嘛二字 繙繹出來 即是無上至尊之義 與飲酒大醉的稱呼不同

喇嘛送祟 俗說打鬼 上官事名爲跳舞佈札 前清時代 中正殿有送洞演鬼等事 旃檀寺因爲住練拳匪 喇嘛不分大小 十個一捆 死的慘不可言 至今旃檀寺 落了個一掃而平 廟已燬壞 鬼也就不能打嘍 現在打鬼的廟宇 以著名之處說 就屬黑黃寺 雍和宮 白塔寺 都算提不起來了 因爲送祟禮節 各廟有不熱鬧的 誦完了經就算交差 所以人皆不大去看 再說而今已不同前清時候 喇嘛倚仗官事 拿着黑鞭子胡打亂抽

今天是舊歷二十三 德勝門外黑寺 照常演鬼 赶上晴和天氣 看熱鬧的人是非常之多 一則有校場跑車賽馬 早年講究在由大定、茶館名）擺個茶卜廳兒 帶着堂客去所爲露臉 遇見上棍與喇嘛鬧事起鬨 打群架 那都是有的事情 歷年正月十三十五 二十三二十四 黑黃寺校場等處 短不了打吵子鬧野蠻

按慈度寺 建於清代初年 俗名黑寺 察罕喇嘛廟 俗名後黑寺 原是有名的寶剎 而今已覺荒凉 好在還有演鬼打鬼的熱鬧 再過幾年 喇嘛識的要念不出經來 不用看喇嘛打鬼 鬼碰巧還打喇嘛哪 有人問說黑寺

時事感言

打鬼究竟是怎麼個樣兒呀 想要打聽 簡直是一齣變象兒的渭水河

嗚呼債額（靜觀）

近來國努奇窘 外債日益增加 將來債台 尚不知壘至若干級 然即今日國人所負之債額 核而計之 已令人不寒而慄矣

中國人口 據最近內務部調查 實爲三億四千二百六十三萬人 而外債額數 則已占十一億九千八百七十七萬之鉅 合利息計之 每人所應負之債額 其數可想 嗚呼 此在有恆產有能力者 尚可負擔 而國民之老弱流亡 不名一藝者 實居多數 莽莽千載 大難 債台日高 即能滅國 埃及之覆轍不遠 國人其懍之乎

時事諧評

陽奉陰違（靜觀）

或問陽歷所定年月 政府已明令 使國人奉行矣 何爲陰歷之年 仍爲社會所趨重 靜觀曰 中國一切政令 多半陽奉陰違 則陰歷之名爲陽而實陰 亦猶是也 或人聞而恍然

社會瑣談

火（常談）

入春以來 火警時有 幸皆天氣晴好 又救治得法 故旋起旋即撲滅也 設遇大風 屋舍毗連 其禍將不可遏止矣 推其肇事原因 要不外燈燭煤火 疏於檢點所致 前日黎明時 眞共和報社失愼 即其一端 願大多數注意 勿玩忽視之

戲場閒評

老譚不死（常談）

日前有干兆指者 致書譚鑫培 請其將所演戲劇 裝入留聲機器 並照人動活 由電影傳繪 彩繪聲 可垂久遠 常談曰 信如此也 老譚可以不死

緊要新聞

提出抗議後各政團態度●中國既向德國提出嚴重抗議 德國如不聽從 必至中德斷絕外交關係 假使斷絕國際關係後 究竟應否加入協商方面 抑是仍與美國取共同態度 又如與德國宣戰 中國應否與德國宣戰 此等重大問題 國會方面之各政團 如何主張 自應注意 聞各政團日前多有開會研究者 以其與此問題甚有關係 就所知錄下

▲討論會 憲政討論會為研究外交問題 於本星期午後五鐘開會討論時 贊成加入與反對加入者 雙方均發揮得淋漓盡致 其結果如德國不聽抗議 贊成先事斷絕國際外交關係 至必要之時機 贊成加入協商國云 又對於益友社政學會方面所擬在衆院開政團外交聯合協議會一節 全體贊成 所舉之代表 為孫潤宇朱兆莘克希克圖林繩武四君云

▲研究會 研究會於日前晚八時 開會討論之結果 於外交問題 暫不表示態度 舉定藍公武黃群虞廷愷等八人 赴衆議院協商 並擬赴總統府面謁大總統云

▲平社 該社於前日開會 討論甚久 其結果對於政府對德通牒為失當 此後一切問題 應逐詳細討論 並以為遇有相當機會 當勸告政府 對於國會宜推誠共濟云 至於前日之赴衆議院開各團協商會 並未推定代表 大約由黃雲鵬解樹強等前往云

▲大同俱樂部 協議會蘇園憲政會 前日開合併成立會 定名大同俱樂部 對於外交問題 舉定金鼎勳胡璧城吳淵康士鐸王用賓李芳等六人 為協商代表

▲憲友會 該會前日開會 其態度聞與平社相近 推定張伯烈等為協商委員

▲丙辰俱樂部 該部於前日開會 大多數承認為中國對於德抗議未免失當 且以為中國對於德國與美國不同 斷絕國交及加入戰團 均不贊成云

建議變更大學制度詳情●北京大學成立之歷史 極為繁雜 其最初之全部章程 本出自集舊學頭腦之大成張南皮之手 而大學又為最新之事業 故又不能不模倣外國之學制 雖中經國故 制度上己經有若干之變遷 然張南皮當時苦心製造之痕迹 固猶有所留遺也（即如今之文科中國哲學部諸生尚在研習儀禮中） 現大學校長蔡元培君 歸自歐洲 於各國教育行政 本所熟諳 而其欲於中國建立一嶄新大學 從根本上為國家培植多數適用之人材 尤其積年之希望 故於蒞任之後 就現在大學通盤籌畫 擬一辦法 以期能得預期之效 記者曾訪諸教育界某君 備聞其略 特為詳載 俾世人得以共知蔡氏對於北京大學之計畫焉 北京大學原有文理法工四科 而醫商兩科附之 每歲經費僅三十餘萬 此在各國以之供一科之用 猶嫌不足 而吾國乃以之完辦理全部大學之用 則其設備之不完全 教科之不美備 亦當然之事 無足怪者 然中央所用以供造就人材之費 又不止此數 蓋大學之外 尚有數個專門學校 其教科程度與大學初不相懸 此數個專門學校之所由成立 大抵模倣日本制度 其歷史亦極複雜 要之各個皆具有一種獨立之精神而已 此數個專門學校 其經營合計之 正自不少 而其所預期造就之人材 其登用之途 又實不可有遜於今之大學畢業之人 蔡

緊要聲明

敬啓者劉匯川乳名升倌 氏夫劉寶森之妾孔氏所生之子也 升倌五歲之年正月 氏夫病故 五月孔氏歿 升倌零丁孤苦 靡所瞻依 氏奉翁姑之命 撫之為己子 八歲為之定婚 十二歲為之完娶 八歲為之延師上學 十六歲師猶在塾教讀 十七歲升倌生子牛仔 三十歲氏又為牛仔娶妻李氏 升倌弱冠擬學之年 氏為之納資考補供事 冀其歷練宦途 藉長識見 不料伊朋比匪人 恣意嫖賭 流蕩忘返 遂不事家人生產 氏家房產廿餘處 舊有洪樹堂藥鋪一座（今無）來往租摺四五十塊 氏靡寒靡暑 苦心經營 一出一入 慎為關防 而升[illegible]永慶成

妥再行如數交付畀以全權詎伊狼子野心欲握管理之權則[illegible]迫氏昏夜搬出另居米麵煤水日用花銷全不供給今正元旦亦不爲氏拜年正月初六爲氏生日伊夫婦亦不爲氏拜壽正月十四日伊以氏去年未交付文契之故銜恨在心乃控造事由在報上爲緊要之聲明自[illegible]人稱余爲劉于氏視同陌路直若毫無母子情分者然嗚乎噫嘻升偕年五歲時氏即撫之爲子三十年來養育教誨歷盡苦辛即伊生母在世未必能如氏恩勤伊一旦掌握財權即棄氏如遺扶養義務全不負擔猶復登報聲明與氏斷絕母子關係此等不孝之爲眞無異於梟獍除在地方審判廳與伊起訴訟外並登報聲明 椿樹下三條門牌十一號劉于氏敬啓

君基於以上所述 經費分配 及人材登用兩種困難之情形 以爲大學之外 又有專門學校 實不免於屋上架屋 床上安床之譏 且分途辦理 尚可以各盡發達之能事 於是創爲大學分立之議 集各專門學校校長爲幾次之討論 遂決定一種計畫 即將來北京大學 祇辦文理兩科 而法科大學 則以今之專門法律學校改充 醫科大學 即以今之專門醫學改校充 工科大學 即以今之專門工業學校改充 大學之外 不再設專門學校 蓋德國之學制固如是也 至北京大學現存之學生 則俟其如期畢業以去 但以後不再續召文理兩科以外之學生耳 而文理兩科之內容 則因經費稍見充裕之故 可以爲如量之擴充 蓋向之經費以之辦大學四科者 今乃以之辦大學一科 雖未能謂爲適合 然固大勝於前日之左支右絀也 蔡君因之並欲變更兩科修學之期限 蓋現在大學修學期限 爲預科三年 本科三年 預備時多 而研究時少 以言深造 殆有未能 故擬改爲預科一年 本科三年 而研究二年 庶幾乎得從容深造之效 至於其他學科之偏重 與設置之必要 蔡君尚未將所見告人 惟聞其將來所欲造士之方針 有二端焉 一則痛矯仕進之習 一則趨於新的一方面 此則切中今日之時弊 而爲凡有教育之責者 惟一之辦法也 蔡君公立大學之議既定 遂舉其詳細辦法 呈於教育部 聞在兩星期以前 教育當局因愼重凝議之故 尚未即予批准 蓋如蔡君之辦法 關於經費分配及人材登用上 皆不免有多少之變更也 故不得不爲再三之討論云

有擬設外交委員會消息 ● 聞政府以對德抗議書交付後 以後中德間之交涉 鬧至何等地步 未能預定 但以此等驚天動地之問題 當准備全副精神 以資對付 而國務員每日必有尋常行政事務 須爲料理 恐不無疏漏之處 因擬特設一外交委員會 以梁任公爲會長 其會員組織之分子 與其會中之任務若何 則尙未決定 據記者所推測 則此種委員會從高處着眼 則決不能與英國之軍事委員會等視 英國軍事委員會 雖由閣員組織 但自此會成立 內閣退處於無權 英前相愛斯葵因而辭職 是其權力在內閣之上 恐非當局所願 從低處着眼 則亦不至與袁政府時代設之各種委員會 與目前外間傳言政府擬設之政務財務委員會相等 蓋此種委員會皆駢拇枝指 直爲一種位置冗員 開支薪水之捷徑 當局既視此問題爲最重要 當亦不至弄成如此結果也

●本京新聞●

恭祭孔孟 ● 本年陽曆二月二十四日 即舊歷二月初三日 丁酉 應祭至聖先師 陽歷二月二十三日 即舊歷二月初二日 恭値亞聖孟子誕辰 因兩日相連 是以慶祝禮節 同於丁祭日舉行 昨孔社正副社長 特邀請同人等於是日午前九鐘 至午後三鐘 齊集宣武門外老墻根孔社本部 預備行禮

派定會長 ● 教育部范總長因檢定小學教員規程 刻已公佈 即應照章舉行 故現派部員從事組織檢定委員會 並派該部次長袁希濤君爲委員會會長

[illegible]帥府胡同哀宅啓

元和祥啓事

敝號因前經理人王星南擅改帳目竊匿倒底房契業經呈控審判廳並登報聲明王星南不到案受審竟自竊逃似此盜賊行爲除催請裁判外合再聲明

訃聞

哀者[illegible]潤[illegible]振[illegible]軍諱崧年字[illegible]樓[illegible]君慟於民國[illegible]年陽曆二月[illegible]日即陰歷十二月十五日巳時壽終享年六十八歲擇於陰歷[illegible]月十六日誠經伴宿十七日寅時發引停於[illegible]上街觀音院再行卜地安葬效曾[illegible]佐理諸君類[illegible]先生疎忝恐遣遺聞不[illegible]訃[illegible]謹再登報端代訃聞屆時伏希光[illegible]均感 棘人孟效[illegible]哀[illegible]寓護國寺胡同路北大門牌五號

冠蓋往來

昨日西站出京 河南陸軍第一混成旅一團團副李占魁 陸軍工兵中校李耀東 步兵少校蔣慕河 西站來京 井陘礦務督辦段啓勳
陸軍部駐信軍米局長錢志仁 步兵少校胡玉璽 直隸督軍署副官周樹榮 東站出京 公府秘書林長民 海軍上將薩鎮冰 前參政
王錫彤 由此來京 臨城礦務局長莊洛亭 上海紡紗廠廠長周學輝 清史館協修鄧邦述 陸軍上將徐紹楨 前參政汪有齡 陸軍一
師師長蔡成勳

命令

大總統令 陸軍總長段祺瑞呈請任命韓金元爲陸軍第一師副官長應照准此令 陸軍總長段祺瑞呈請任[illegible]
三團第一營營長[illegible]照准此令 陸軍總長段祺瑞呈准吉林省長郭宗熙咨請以金[illegible]補吉林蒙古正黃旗驍騎校[illegible]桂連爲陸軍第一師步兵第
濱李升培 嚴家幹均晉給三等嘉禾章 吳承[illegible]顧顯曾均晉給四等嘉禾章此令 中華民國六年二月十一日 陳時利 王揚
大總統令 任命何恩溥署理江西督軍公署參謀長 劉玉珂署理[illegible]校參謀此令 任命[illegible]雲漢爲[illegible]編[illegible]州步兵團團[illegible]此令 海軍總長程璧
光呈請[illegible]命[illegible]亭咸爲海軍醫學校校長應照准此令 參謀總長[illegible]士珍呈請任命[illegible]典文爲贛[illegible]鎮守使署中校參謀董[illegible]昌爲少校參謀張廷
贊[illegible]陝南鎮守使署少校參謀應照准此令 中華民國六年二月十二日

來函照登

敬啟者頃見貴報八日登載滙豐銀行經理吳君幼鈴逝世一節謂請德人夫醫治用藥針四針針[illegible]即氣脫而亡等語 查吳君之症
係患咳嗽心際病[illegible]一月二十日本醫會往看視後聞吳君又請他國醫扎以催心針[illegible]針至本月二十二日又請本醫前往 則吳君之症
己入膏肓數小時內即不能救本醫未走吳君即逝世矣何得有經本醫針畢即氣脫而亡之語此事與本醫名譽攸關故奉特函更
正即希登入貴報爲荷 此頌日祉 德醫儒拉以啓 一月十二日

正樂育化總會啓事

本會於上年舊歷十二月因維持困苦同業援照歷年成例籌畫賑濟茲已畢事特將領賑姓名宣佈以昭核實而供週知今將現在搭住各班及未搭班之男角領賑姓名列後（一）續

朱少甫 王喜福 張小山 侯海林 陳福勝 韓文泉 德寶 玉本 白祿 齊七 趙達齊 慶
喜 馬萬青 玉臣 田順奎 李三星 張榮奎 劉玉春 王九 王三幼 劉鳳奎 林三元 李三秀 楊紅喜 趙
二所 吳金仙 李慶方 周一 玉和 朱順興 王敬臣 吳玉林 林國棟 黑四 傅小山 陳玉山 楊中和 高
二柏 小年 張琴芳 唐長利 金榮貴 張洞 伊四 小順紅 景玉奎 劉玉芳 魯三 鮑七 寇得山 劉義增
劉竹君 岳春林 侯鎖柱 二禿子 苗永順 鄧麗峰 小王 艾俊亭 三禿子 天蛾旦 小五 李慶福 趙芝香
徐林甫 周三元 文榮壽 劉鳳林 沈莊 李寶琴 孫柱 徐德增 文和 王槐子 李長有 劉硯芳 劉萬春 韓
德 石三 三立 郭三增 楊長喜 王喜文 楊春龍 費慶順 張二禿 謝雙壽 邵昆山 金春田 朱鳳林 王少山
陳七 全二 劉玉 劉金奎 小崇 宋德成 岳春茂 李春益 徐振芳 陳琴雲 沈少田 全子 周瑞祥 宋啓林
王勇 蘇萬春 李文魁 趙三黑 杜小山 小崇 李上廣 慶甫亭 張成喜 小金 玉子 熊二 德利 韓梓喜 李
永升 蘇禹卿 夏德福 李文祥 黃永志 劉增慶 榮清 范梓英 江春山 劉寶云 劉德福 殿佑臣 鈕松全
孫耀宗 李玉章 李月斌 曹海如 唐氏 王永順 喜山 白得順 辟子云 茆寶亭 曹三升 高三 張榮珍 張
金奎 潘敬安 金娃娃 二金 六歲旦 何連傑 陳永和 方寶全 耿喜斌 曹永祿 高月霞 金全 李玉安（未完

緊要廣告

西直門外禎源軒二十三四五特請子弟桂蘭友銜鑑泉合演單絃大鼓

講演聊齋

公孫夏（續前）

湛引銘

這段兒書在如今說着好在不至於得罪人了要在前淸同光時代鄭工海防捐例大開的時候兒說這段兒書說不完碰巧來的罵信能有一套爵秩全函那們厚（彼時也得准開報館哪）現在是民國人〻都知道做官是公僕應當盡國民的義務自然沒這路鑽營運動的官迷嘍（我這話您信不信）這話可又說回來啦從前明一開捐例其中無人材不過早年的捐班人員多是富戶紳襟因國家大故毀家紓難起見上峰知其深明大縣又見他才俱優長才保薦試用這路人既出於富家子弟斷不貪財—藉此也能顯親揚名論到京外小佐雜好在有正印官管轄着也沒多大的膽自從捐正印並能指省指班以後才把這路宦途鬧到太濫言之何勝浩嘆—那位說你是說聊齋呀還是要說官塲現形記呢—咱們閒言少叙說聊齋要緊且說這位古梅生把做官的資本湊合齊了又預備出合體時樣的衣服靴帽選了兩名待用的家丁寫好了長站車轎好在三百多地很是容易挑選黃道吉日就要起桂是日也有親友來看望的也有就給荐稿案門的（太早點兒）古梅生的嬌妻美妾全都戀〻不捨古梅生囑咐他們好〻兒的看家只要功名到手不等領憑就寄信來接這一邊去可不能帶你們一則得避聲氣二則財力不十分充足也免多耗費好容易把一切辦完定的次日就要起身了想到不從頭一天午後週身發燒眼睛發努嘴裏發苦鼻子發堵—那位說這是什麼症候呀做官的邪熱在週身找轍啦—當天兒就沒吃晚飯後半天兒車來裝行李守晚兒家丁們只好回明古梅太〻太〻說看這樣式明天怕是走不了開發了點兒酒資押車打發走啦立刻忙着請大夫也說不出所以然來開了方子吃下藥並不見效第二天就沒起炕兒這要一攙熏醫可夠說兩天的奈因原文沒有就說是月餘不起就算是這位古梅生病的落了炕就是啦見天昏〻沉〻有時候也認識人也不認識人（有人說那們到底認得誰認得誰呢反正見着還帳送錢的就認識見了窮親戚古朋友就認不淸啦）藥也吃了不少醫家也沒少請好在也不見輕減也沒沉重實一天自己正在牀上昏沉〻的睡覺就聽簾板一響跑上房的小斷笑嘻〻的跑進來站在沐前說外面有一位貴客說有事面談您是見不見古梅生聽到一個貴字兒一骨碌身子爬起來自己也忘了有病啦下地就出了堂屋的門兒到了大門裏頭見來的這位夙不相識穿的衣裳別提有多闊啦大概不是現任就是調任的一位一二品的大員自己規〻矩〻的做了三個揖說接待來遲老前輩老大人老夫子老爺老〻先兒休怪請吧請吧小斷也機伶趕緊打起書房的簾子說請屋裏坐這位也不謙遜大搖大攏的進到屋中上首落坐古梅生下面相陪這才請問來因（未完）

大律師馬有略廣告 本事務所設在延壽寺街潮州館內電話南局二五五四號

于子揚相天下士

余[illegible]遊[illegible]山遇法[illegible]道人授以秘訣揣骨斷人[illegible]賤聽聲判[illegible]吉凶[illegible]立[illegible]諸君不信[illegible]當面一試

每十[illegible]十[illegible]至[illegible]點觀齋[illegible]聽聲[illegible]煤市街[illegible]頭亞洲旅館電話西局一五[illegible]九